



催 問 誰 槍

壹

慕容无言(著)
剑网3项目组

催枪问谁·壹

慕容无言，剑网3项目组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小说改编自《剑侠情缘网络版叁》网络游戏。

版权归西山居所有，未经西山居授权，任何人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本产品进行修改、制作、销售、复制、伪造等或任何其他类似行为。西山居保留所有对任何侵权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催枪问谁·壹 / 慕容无言, 剑网3项目组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33-2591-2

I. ①催… II. ①慕… ②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089号

催枪问谁·壹

慕容无言, 剑网3项目组著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阿 鬼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8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591-2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西山居副总裁、《剑侠情缘网络版叁》制作人 郭炜炜

我一直觉得出版《剑网3》官方小说是一件奢求的事情，这几乎已经是多年的执念了。

今梦想成真，幸甚幸甚。

在开始做《剑网3》的时候，我便踏上了一段寻“侠”的漫漫长路，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来就是十二载。

最早进入游戏行业时就发现网络游戏中的剧情并不简单，因为在网游中根本没有主角这个概念！以前喜欢的武侠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单机游戏也好，都是以具体故事形式展现给观众，让读者与主角感同身受，全部情感也都寄托在主角身上，通过曲折的故事线和情感交错让人对整个江湖联想翩翩。但主角叙事的方式却无法带入到网游世界里，因为在这个武侠世界中，玩家成千上万，没有谁是真正的主角，没有绝对的你

错我对，甚至没有小说中那么分明的善恶。也许“侠”是种很微小的体验，对于网络游戏中的每个玩家而言，“侠”都是不同的。在网游里的武侠是去体验设计好的故事呢？还是和别的玩家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两种方式哪种更迷人，我也相信各有各的独特与精彩。

但很多时候，网络游戏更加注重的是玩家间的交互，这导致大家都忽略了游戏本身如何让玩家去了解这个武侠世界的“扮演规则”！在初期创造《剑网3》这个江湖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势力（这些势力有的变成了门派），也是因为这些势力让游戏世界的武侠元素逐渐丰富起来。创建这些江湖势力时，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挖掘这些势力和对应人物的信仰。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势力和人物的信仰组成了《剑网3》江湖基础的骨络经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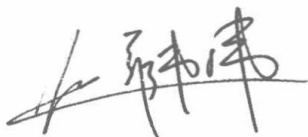
在过去几年中，我在面试新人设计师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超人和我们中国武侠中的大侠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对东西方“英雄”文化差异的解读，没有正确答案。但作为华人，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个是武侠，而那个是超人，无论在影视还是小说还是游戏作品中，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点滴，被深藏在我们心底。

天策的金戈铁马，铁骨铮铮；
少林的古案青灯，舍身入世；
丐帮的幕天席地，逍遥坦荡；
长歌的剑胆琴心，相知莫问；
.....

这十二年来寻侠的路上并不孤单。和大家一起创造了《剑网3》江湖和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我深信这完全得益于中华海纳百川的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希望通过《剑网3》系列人物传记小说的出版，能对这个江湖中的部分角色诠释一二，也希望能有更多极具才华的玩家参与其中，一起构建这个几乎永无止境的武侠世界！

武侠是个永恒广阔的话题，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偏盖全去探其本质。但我希望玩家也好，读者也罢，都能在《剑网3》的世界中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武侠——因为这江湖早已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Guo Shuang, the author of the text.

《催枪问谁·壹》序

西山居副总裁、《剑侠情缘网络版叁》制作人 郭炜炜

杨宁就是杨林。书里的他，是天枪；现实中的他，是“剑网3”3D引擎第一人。

第一次见到杨林是在2004年的夏天。夏天的珠海特别热，那个时候刚刚加入西山居的我喜欢晚上留在公司吹着空调玩游戏，但总会见到一个程序员留到半夜。晚上的西山居小楼格外安静，噼里啪啦敲代码的声音特别清脆。

“你好，我叫杨林，杨家枪法六十七代传人。”

“我学的专业是烧锅炉，程序是自学的，我负责剑网3引擎程序。”

带着眼镜，头发凌乱，瘦高瘦高的他很自信地说。

公司在2003年定下了“剑侠三部曲”的战略目标，“剑网3”由杨林负责3D引擎的研发工作，公司的目标是做世界领先的国产自主研发3D引擎，我们成为了国家“863计划”中

唯一的游戏项目。2004 年，我毕业后加入西山居，与杨林结缘，寒暑无间，一转眼与之同行十三年。

“你的枪呢？为何在这里舞刀？”

“杨家的枪法不能轻易让你们见到！”

这不是武侠桥段的对话，这是我第二次跟杨林的对话。在老金山的楼下篮球场，夜深人静时总有一个人在那里舞刀，这是那个时候别人告诉我的，有一天我好奇去看看谁会在软件公司的篮球场舞刀，我们俩有了如上那段对话。

“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天才！”

这是中国程序第一人求伯君对杨林的评价。

“金山最大的忽悠就是剑网 3 明年能上线！”

这是求总在 2006 年以后每年年会对我们的评价。金山每年的“十大忽悠”我们包揽第一。

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世界领先的 3D 引擎是如何的模样，其实想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否反而不会成为压力。每每想到只有几个人的团队就开始做世界领先的 3D 游戏引擎，真无异于在凌烟阁前，只有一把雪月枪却要面对狼牙雄兵百万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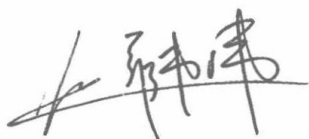
“这个角色叫杨宁，他注定是个悲情英雄，他是天策府总兵教头。平民出身的他，历尽艰辛，一身武艺只为报效国家。”

这是我创造杨宁这个角色时写的。并非科班程序员出身的他不就是平民出身吗？天策府中高手如云，杨宁是比别人努力？是比别人更有天分？我看来都不是，而是天底下牛逼的事情都在乎于你心里是否有能种下参天大树的种子，种子在合适的土地里开始萌芽后，风吹雨打就如同浇灌一样平常。

“哪怕再花了十年，前进一步也是值得的！”

“也许今天的引擎表现还不能领先世界，但是剑网3重制版必须让玩家看到我们的进步！”

这是我前不久在硅谷时，在杨林负责的研发中心对他说的。只要带着梦想的种子还在心里，我们的引擎一定会走向世界，我坚信。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杨林' (Yang Lin), written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引 子

许多年过去，煌煌大唐已胜景不再，江山残破、藩镇四起。人们再谈论起开元年间往事与东都天策的时候，都会摇摇头、一声叹息。

光阴似沙海，生死如微尘。

很多事情，不说也罢，很多人，不记得也罢。

大唐开元九年，秋。

林深、夜静、月色如纱。

山林间有人提着灯笼大步疾行，高壮的身形踩在落叶枯枝上几无声息，遮盖他全身的斗篷下，步履间偶尔透出铠甲叶片的摩擦声。

来人走到林中空地，有同样身披黑布斗篷的人迎上来，躬身先接过灯笼，又悄然做了个手势，指了指空地中间几个身披棕色斗篷的人。

此人调匀了一口气，上前几步，朝那几人抱拳道：“末将来迟，让高将军久等了。”

对面几人中，身处中间位置的高瘦男子一直在仰头赏月，稍等了等才转过身来摆摆手，用略细的声线回应道：“大统领多礼啦，咱家这个右监门卫将军，不过是个虚职，全赖圣上的恩宠呢。哪比得了你，这个真正统带过千军万马的天策府大统领。”

大统领将斗篷的遮头掀掉露出头面，微笑道：“高将军从龙的功劳无人可比，您是亲身经历过两军战阵的，您是货真价实的将军！”

高力士面色得意，却双手举在胸前连连摆动，岔开话题道：“方才大统领失期未至，咱家怕圣上久等，又怕那几个叛臣发觉逃走，就用御赐宝剑下今天策军进攻了。这越俎代庖、擅调别军的罪过，还要大统领赎罪啊。”

大统领略一沉吟，点头道：“高将军有御赐信物在手，自然可以号令进攻。只是末将事前侦到，那几个叛臣的住所外，有一处水塘围绕，所以才因地制宜，定下了打草惊蛇之计。如果偷袭而入的话，夜半时刻蛙鸣受惊而停，必然会引起对方警觉。对方也是久经战阵之人，手下还有几个昆仑奴在，如此一来偷袭必然变成强攻，折损也就在所难免了。”

高力士面色微变，大方地点头道：“唉，这一点就是咱家远远不及你的地方了。大统领百战的经验，岂是我等纸上谈兵之人可比？也罢，今夜阵亡的天策将士，咱家回宫后一定会奏明圣上，优厚抚恤。”

林外有人进来禀报军情，已将对方尽数全歼，人头就摆在

林外等候勘验。

高力士面露喜色，抱拳道：“此番辛苦天策军了，咱家这就带了人头连夜赶回长安交旨。他日等大统领再进宫，高某定要布置酒宴，为此番的孟浪，给你赔罪。”

看着高力士与神策军一行人匆匆而去的背影，大统领默然而立，半晌无语。

林中有人无声无息的踱步走出，站到大统领身侧与他并肩而立。此人推掉斗篷的遮头，露出紧束着花白头发的道冠。

“留啦？”大统领低声问道。

“留啦。”道人低声回应。“幸亏你拖延了片刻时间，我在那边说的都要口舌生烟了，他才领会这一番好意。孩子已经连夜送往纯阳，我那都快成孩子园了。唉，掌门也是无奈呢，到底是多年相交的故旧，英雄相惜。只不过是跟错了人，就落得个身死族灭的结局。”

大统领长吁一口气，将斗篷解了甩铺在旁边伏倒的树干上，又伸手到自己背后，将裙甲、护腰这些硬邦邦碍事的物件都解开扔下，这才在树干上坐了。他伸手从背囊里摸出个精巧的银酒壶来，自己先仰头灌了一口，递过去道：“这是我从西域带回来的上好葡萄酒，九蒸九晒过的。”

道人伸出去推挡的手停在半空顿了顿，听到九蒸九晒时，言语上就打了磕绊。“贫道不……哦就不驳你的好意了。”

美酒入口，道士仰头向天双目微闭，几弹指之后才睁开眼睛赞一声：“果然好酒。”他转头见大统领有些闷闷不乐，笑道：“方才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还是看开些吧，为人君者无不多疑。再说圣上年初派神策军去黔南办差时候，不也一样赐剑

给你同去‘协助接应’了吗。”

大统领伸手要过酒壶，灌一口酒道：“既有天策，何须神策？”

道士见他开口，先伸过手去将酒壶抓了来，也是仰头灌下一大口道：“你这都是统领三千精锐的人了，怎么还看不开呢？唉，天策是大唐第一等精锐，唯听命于天子，神策却是他三郎的。那三郎尚在东宫时候，可谓万众瞩目，但他能调得动你天策府吗？所以他才会看重神策私军。天策保的的大唐天子，神策尊的是皇座上的三郎。”不等大统领答话，道士又仰头灌下一口美酒，才继续道：“他李家天下从玄武门起，哪次传位是欢天喜地一团和气的？所以今上多疑也是无奈之举。可今上虽然多疑，如今却是开元盛世呢！”

“开元盛世。”大统领长叹一声，点点头按膝起身，大步走向林外。

他顺山路转过山势，纵身跃上一块巨岩举目远眺，数百步之外对面山腰间，十余间木屋草房正燃起冲天大火。火焰如龙在屋顶、梁柱间游走，一口口将面前物件吞嚼，撇下一片灰烬；火星如萤在半空中升腾跃动，为毁灭而翩翩起舞。火光下，屋外院间伏尸一片，火光将血迹映照得一清二楚。热浪将木材烧裂的噼啪声，和濒死者痛苦的呻吟声传送过来，直冲入耳。这景象惨烈如人间地狱一般！

大统领目光所能见的一切，人与物、恩与仇、今与昨；一切俱在烈火下成灰成烬，成烟成尘。跟随他身边的道士已闭了眼睛，右手捏诀将拂尘搭在手肘上，轻轻念动咒文，替逝者超度。

洛阳城外，天策府巍峨依旧。两座跃马弯弓的巨大石雕骑士，静静矗立在正门口，俯视着过往人群。石雕下的草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着，怕惊动了一旁披甲持枪的站岗卫士。

一位身形瘦弱的少妇，从天策府里急匆而出，她一系黑衣，头戴斗笠，黑纱遮面，肩头斜背一个小小包裹，右手还拉扯着一个四五岁年纪的小孩子。这小孩一手高高举起被母亲攥着，另一只手倒拖一根比他略高的小木枪，边走边回头望。

今天在天策府正门当值的，是龙飞营队官徐长海，他一抬头，正撞见这对母子走出来。徐长海慌忙扯下肩头斜披的值星绶带，塞进同伴怀里，大步跑上来拦在这对母子之前，躬了身子抱拳急声道：“嫂子别走……您再等等……统领他就要回来了！您千万别走！”

黑衣女子脚下不停，拖着孩子继续前行。徐长海不敢拦也拦不住，只好弓着腰连连后退，急得额头上冒出汗来。一连退了十几步，徐长海索性一咬牙，闭了眼双膝跪地，伸长了双臂横在黑衣女子身前，一声“大嫂”，两目含泪说不出话来。

黑衣女子叹了口气，垂了头撩起面纱道：“长海你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家国，岂可轻易跪于妇人？”

徐长海摇摇头道：“嫂子，长海嘴笨，可总教头的抚恤，是朝中有奸臣使坏！大统领正在周旋，嫂子您一定得信他！”

黑衣女子摇摇头坚定地道：“先夫他不愧李唐是尽忠，我不愧先夫是尽孝，我要让这孩子将来读书习字做文章，为杨家传宗接代。不论是为人妻、还是为人母，我必须这般作为！我杨家，为李唐、为天策流血已经够多了！”

黑衣女子侧身绕开拦路的徐长海，手指身后的天策府，扯一扯孩子的小手道：“宁儿，你记着这里，为娘愿你一生不进此地，一生不识此地中人。”说着拽过孩子手里的小木枪扔在地上，抱起孩子决然而去。

小孩子乍失玩具，满脸委屈几乎要哭出声来，却不敢抗拒母亲，趴在母亲肩头上咧开嘴小声喊着：“徐叔……徐叔。”

徐长海身高肩宽的一条汉子，跪在地上扭过身子，背对天策府望着远去的母子，终于哇哇大哭起来。

第一章

十三年后。

落雁山葱郁绵延、山路险峻，紧要处全靠木桩搭就的栈桥通过。一只稀有的白尾鹞子从山林中跃起，在晚霞间将双翼尽力展开，借助了山风上涌的气流，在天空滑翔而过。它自半空中掠过林间、田地、农舍与牲畜，调整了一下翅膀，沿着官道向北而行，高高掠过城墙与门楼，轻巧地飞入广武县城里，收拢翅膀落在县衙的屋脊上。

时值夏末，落日余晖中，一只蜻蜓悄悄飞过县衙二堂前的水缸，尾尖在水面上连点几点，又振翅飞走。杜知县坐在堂上，拆阅书信后微微皱眉，抬头又把站在眼前的来人仔细打量一遍。

来者十七岁年纪，正是个算不得男子汉，又大过男孩的岁数，他个头略高却有些细瘦，浓眉方脸宽宽的额头，两道眉毛几乎连成一线。这大孩子细腰乍背手臂壮实，不知道穿了谁人

的短袍长裤，罩在身上明显肥大，膝盖上还打着补丁，脚下却踩一双道士们常穿的步云履，鞋帮上也绷着布。一个小包袱斜背在他身后，包袱上绑着一把旧油纸伞。这人就像根冷硬的竹竿杵在那里。

又一只蜻蜓从堂下飞过。杜知县又等了等，终于主动开口发问。

“你叫杨宁？”

那孩子弯腰拱手行礼：“回大老爷，我叫杨宁。木易杨，安宁的宁。”

杜知县垂了眼皮，随手将书信叠了几沓扔在桌上，等他继续说话。

世情冷暖，尽在求借之间。低求高借中，最能看尽人心。按常理，凡是拿着举荐信，托人情求安置谋差事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低微的一方，所以卑躬屈膝是常态，最起码也要言语中多多地巴结逢迎，竭尽全力去讨好对方，求对方给予恩赐。

可这少年似乎是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或是没有眼力，更不屑乖巧。这句自报家门的话说完，就立在堂上再无话说。

冷场片刻，杜知县冷哼一声，面色上就不太好看。随手点了点桌上的书信问道：“你还当过道士呀？在道观里都学了点什么？”

“劈柴烧火、浆洗衣服、练……炼气打坐。”

真是话如其人，且硬且冷。杜知县再无谈性，点头挥手道：“且去堂下等着吧。”这事情有点让杜知县扫兴了，预想中应该收到的土特产、恭维话一点没有，眼前这完全就是个愣头青一般的傻小子。他叫过仆人，喊来县衙的捕快总班头包天